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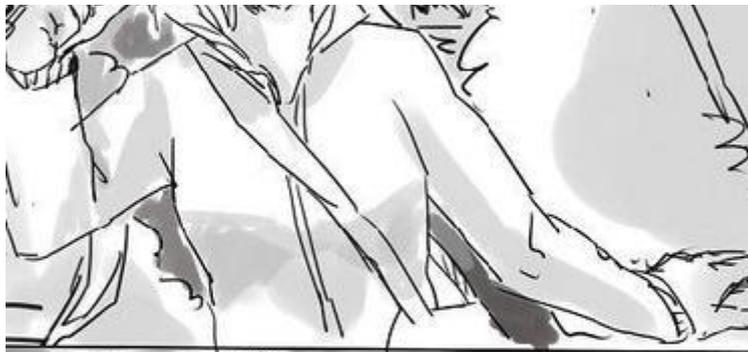


【菲比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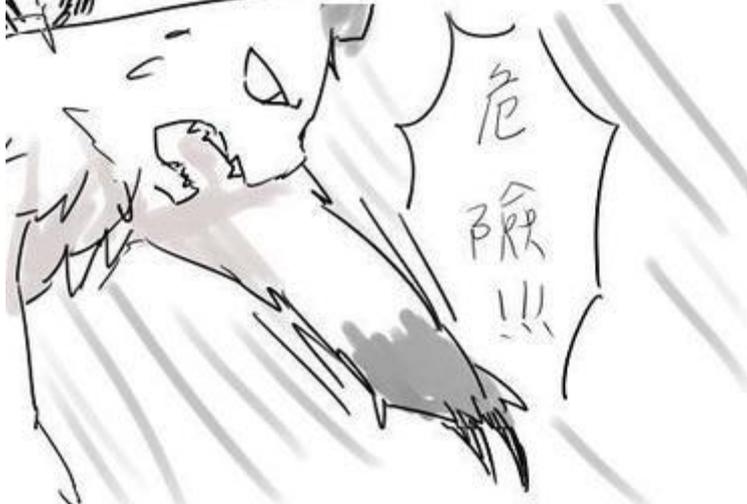


















訓練家 骸燁 與 九曜 部分

(地點：自家公寓 / 時間：20:45)

「又到這個時候啦...」看著手中揭開的信封，骸燁喃喃自語著。

每年的七分月份左右，羅莎鎮深處、嘆息墓園的老洋館主人皆會在自宅舉辦以鬼怪為主的派對邀請眾人同樂。

只要是當地的居民都會在某天的傍晚收到噴著淡雅香水、鑲著燙金字體的卡片。

『自認為擁有足夠膽量的人就聚集到此地吧！屬於我們的狂歡饗宴即將開始 - 』

素雅的卡片上就這麼短短的一句話。

雖然是每年都舉辦的活動，但老實說從以前到現在去參加的人其實根本就沒多少，畢竟誰都不想接近那幢連在白天都顯得鬼氣森森的陰暗宅邸；所以至今也從來沒有人看過洋宅主人的真實面目。

「恩... ..」老實說要不要去對自己是沒差啦，畢竟想來想去應該也只是床單套頭或是水龍頭流血水之類的把戲吧？

一邊清掃廚房一邊想著那張卡片的事情，基本上他還蠻想去看看的，搞不好還可以遇到一些不錯的幽靈系夥伴？

「小燁，點心好了... ..恩？這張是什麼？」思緒突然被中斷，一個墨綠色長髮的男子就這樣風風火火的衝進廚房裡開始翻箱倒櫃。

「邀請... ..不會是墓園那個吧？」順手把壓在餅乾盒下的卡片抽起來撇了一眼，越看臉色便越以微小的速度開始發白。

「哥... ..說了那麼多次，不要在我打掃的時候一邊吃餅乾好嗎？」看著才剛整理完又落滿餅乾碎屑的地板，骸燁在深呼吸了三大口後才有辦法說服自己再動手清理一次。

九曜停下進食的動作，看著自家兄弟小心翼翼地問道：「小燁... ..你應該不會... ..想去這種地方...吧？」把頭擱在自家的九尾身上，只露出一雙眼鏡看著依然在掃除的藍髮男子。

「嗯。順便帶琉光、桔梗跟紫鳶去晃晃也不錯啊。」摸了摸身邊晃來晃去的水晶燈火靈、夢妖與上次跟著自己回來的飄飄球，骸燁頭也不回地說著。

「... ..」把玩著九燄柔順的毛髮，九曜一邊想著自家兄弟哪一次獨自出門不是弄得傷痕累累的回來？可是幽靈... ..男人根本不想承認自己會害怕這件事。

「這樣就好了！謝謝你，希芙親愛的。」輕巧的滑過倒在地上的男人身邊，哈克龍用尾巴把一邊的小花盆放回窗台邊，然後與骸燁用額頭親暱地互相蹭了蹭。

一邊收拾著等會可能用到的東西，一邊對著那個賴在地上死活不肯動的人一邊叮嚀：「如果你不去就好好看家，不要跑出去玩、記得關窗、不要玩火、不要... ..」

『Ring- - - - -』正要長篇大論卻被響起的聲響聲聲噎住，骸燁拿起放在腰包裡的通訊機一看，發現是跟自己約好的朋友們提醒自己該準備出門的訊息。

「那我走了。我跟佰還有小隊長兄弟他們約好要一起去看看，該走了。請好好看家!」接過尼爾幫忙拿過來的包包，穿好鞋子後的骸燁打開門前最後一次叮囑著自家兄長。

「誰說我不去... ..等等我!」既然大家都會去那就沒什麼好怕的了... ..大概...吧?

(地點：洋館門前 / 時間：00:00)

「... ..這感覺真是...」深夜零點，九曜看著身旁興致勃勃的弟弟，突然覺得為人兄長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

「現在才想起來只說在大門前就沒說在門口哪裡集合呢...」拿出通訊機發了則簡訊給大家，骸燁看著牆壁斑駁、被藤蔓和不知名植物包圍著的神秘洋館不知道在想什麼。

「話說回來，你怎麼會突然對這種活動有興趣?」把有點不安正發著抖的香草抱進懷裡，九曜用好奇的目光盯著自家兄弟。

他還以為這種時間他弟會比較喜歡在床上看書之類的。

「... ..因為感覺有點奇怪，那張卡片。」坐在沙漠蜻蜓背上撫摸著哈克龍，還葉轉頭用一種深沉的眼色回望著對方。

「大家... ..都在阻止我們來這裡。」盯著自家伙伴們，看著他們雖然笑著，雀打從一開始就用著警戒的目光望著洋館。

「這幢房子，有問題。」骸燁看著隱藏在墓園深處與黑色夜幕下的宅子，藍色的眼眸裡閃爍著不知名的光芒。

「... ..」那你為什麼來要來呢? 雖然很想這麼問，但又怕等等一個人被丟在這種地方，所以話到了嘴邊又迅速的吞了回去。

「恩? 你們兩兄弟還真快阿?」正當兩兄弟盯著眼前的建築物沉默不語之際，背後就傳來了熟悉的語調。

「你們到... ..笨的臉色好像不是很好耶? 不要緊嗎?」兩方互相打了招呼，然後骸燁看著有點臉色有點發白的小隊長在轉頭看看自家兄長，想著拉他們來或許是個錯誤的決定。

「這棟房子問題有點大呢...」一到眼神就死死定在房子上的佰在看了幾眼之後果斷的下了這個結論。「難怪你會發訊息找我。」

「恩... ..想說這種事因該還是要靠專家才好...」一邊點頭一邊順著對方的眼光再度掃視著整幢屋子，... ..恩，同樣是令人毛骨悚然。

「那現在是？」與九尾一同靠近討論不休的眾人，九曜提了一個迫切的問題。

「先進去吧，就算有問題也要進去了才知道。」一旁的佰想也不想的回到，一面跟紅心討論著進去之後的事宜。

「也是... ..不過你們不覺得... 這裡安靜的有點詭異嗎？」看向四周，原本會在墓園裡四處遊蕩的幽靈戲神奇寶貝不知為何全都不見蹤影，一般的風吹草動聲也在眾人沒察覺的清況下消失無蹤，整個死寂到異常的程度。

(誰... 誰來、救救我...)

「？」在前頭整理行囊的佰突然很疑惑的抬起頭，把臉轉向墓園的深處瞧去。

「怎麼了？」正在安撫兄弟的衛啾了舉動怪異的佰一眼，開口詢問。

「有人、墓園裡。」肯定句。

「... ..?」大伙面面相覷，不知道現下是什麼情況；這種時間，難道是其他來參加活動的鎮民嗎？

(嗚...嗚、嗚... ..)

「!？」突然，一道細微的小小哭聲傳進了眾人的耳裡，在四周漆黑只有少許月光與手電筒冷光照射的環境下更顯得詭侷。

「這種時候... ..依照一般遊戲的慣例就是放著別管讓他去死就對了...」原本蹲下正在與九尾玩的綠色身影在聽到詭異的哭聲後狠狠的抖了一下，然後小小聲的開始說一些什麼『死亡flag』、『這裡可是現實沒存檔點』之類的奇怪話語。

白了自家胡說八道的兄弟一眼，骸燁對著眼前的4個人說到：

「雖然有點可疑，不過對方搞不好也是和我們一樣拿到邀請函的人？或許對方正好需要我們的幫助也說不定？」

「.....」九曜其實很想說會在這種時間跑來的人搞不好就我們五個而已，重點是其中兩個還是被逼著來的，哀，最可悲的是想說還不能說。

「那就分成兩組行動，動作要快，聽說12點半裡面的活動就會開始。」把事前做好的筆記拿出來看了看，衛指著上頭的資訊告訴大家。

「我進去看看狀況... 你們去看看墓園裡。」佰首先表態要進房子裡調查。

「那我也進去好了，畢竟是我找你來的。」骸燁想了下也決定進房子看看，反正自己並不是很相信妖魔鬼怪這種東西。

「.....外面。」策看著黑成一片的洋館，內心天人交戰了許久骸是無法跨越那堵高牆，決定在外面幫忙找人。

「我留下來陪他。」擔心的看著兄長，衛否決了想進去看看的念頭，打算留在外面，好歹有個照應。

「不、不用啦! 我自己一個人也可以的!」不想在弟弟面前露出害怕的樣子，策勉強扯了個笑想表示自己沒問題。

「我... ..」原本想說『我當然是要跟著我弟保護他』的話都還沒說出口，手中的狼眼手電筒不知道為什麼就開始閃爍不止，大家各自的伙伴也開始或不安或低吼地戒備著四周。

「什... ..」突然一聲淒厲的不知道什麼發出來的尖叫声打斷了骸燁的問話，眾人手中的光源嘎然中斷。

「小燁!? 佰? 衛? 策? 你們沒事吧?」著急的看向四周，但是濃厚如墨的黑如潮水般圍繞在四周，不知何時連微薄的月光都被濃厚的雲層所阻隔，這時視力再好的人也都如同睜眼的瞎子。

「該死... 對了! 琴! 用閃光!」一片漆黑的情況下要在包包裡找出備用手電的難度自然不在話下，所謂著急則亂，直到倫琴貓自己從寶貝球裡出來，九曜才想起來還有自家的小傢伙們可以幫他。

「哈爾捷! 閃光!」在身邊不遠的地方，也傳來了熟悉的人聲，頓時在範圍內出現了兩個小小的光圈地帶。

「沒事吧?」策迅速的靠向九曜所在的地方，兩人順便檢查一下對方是否有受傷什麼的情況。

「沒... .. 等等，其他人、呢？」看到人心安之際，才發現除了眼前的小隊長，四周已經沒有任何動靜了。

「小燁？佰？衛？你們在哪裡!? 回答我!」

(地點：洋館門前 / 時間：00:15)

「嗚... ..」搗著發痛的腦袋，骸燁吃力的撐起身子，一邊打量著四周。

目前所在的位置依舊是洋館的大門前，在此之前他只記得突然有一陣奇怪的尖叫、然後手電筒突然沒電... .. 那之後呢？

「醒了？沒事吧？」

轉過頭，發現佰、衛與紅心正從不遠處的洋館庭院裡走了回來，前者的臉色似乎有點奇怪。

「沒事... .. 恩？其他人呢？」好像除了莫名昏倒所以撞到地板之外，身體各處並沒有需要注意的創傷，骸燁正想回話才發現情況似乎開始往他們無法控制的局面奔去。

「被分開了。」拿起掉在地上又恢復光亮的手電筒，佰淡淡的說著。

「？所以是... ..?」

「不知道，一種盤踞在這裡的，未知力量做的，我們的空間好像被分開了。」拿出一種奇怪的儀器看了看，佰與紅心討過後下了結論。

「那... ..」

就在此時，整棟洋館內的燈火突然全部亮了起來。

突然從林中竄出到洋館門口的烏鴉頭頭們激動的嚎叫著，而洋館的大門正在兩人背後緩緩的敞開。

(地點：洋館門前 / 時間：00:15)

「現在到底是怎麼回事!？」九曜發怒地用手搥打一旁的樹木，大量的葉片隨著他的施力而掉落在眾人四周。

「不知道，不過著急解決不了問題。」

「只要解決這裡的狀況就可以找到他們了吧。」一旁的策等到九曜發洩的差不多了才開口說出他的想法。

畢竟今天要是情況對調，他大概也會非常擔心自家兄弟的下落。

「... ..對不起，讓你看笑話了。」深呼吸了幾口氣，九曜試著平撫自己激動的情緒。

「沒事，現在去墓園看看嗎？搞不好他們先去找剛剛在哭的那個人了。」策看著墓園的方向說著。

不過他沒說的是，地上並沒有那兩人的鞋印... ..說出來大概只會增加無謂的恐慌吧。

... ..真是非常不想靠近，可是為了弟弟，他還是得振作起來才行。

事情已經開始超出他們的控制了。

「那就過去看看吧，大門現在也鎖著進不去，他們應該還沒進去才對。」

「恩...走吧。」點點頭，兩人收拾好背包，轉身往墓園深處走去。

(地點：墓園深處 / 時間：00:35)

(嗚...嗚嗚嗚...)

哭泣聲斷斷續續的從深處傳到耳裡，讓人心裡一直存著個疙瘩，尤其身處這種陰鬱的環境下讓三人之間的氣氛更顯壓抑，好一陣子大伙都只是低著頭趕路，緊跟著聲音的方向搜尋而去。

「... ..到底哪個人會走到這麼裡面的地方哭？」終於受不了沉重的氛圍，抱著裙兒小姐香草的九曜要九燄跟六炙兩隻九尾緊跟在他身旁兩側；然後要倫琴貓琴在自己前頭使用閃光開路；酷豹的艾薇跟在兄弟兩人旁邊警戒。

「... ..」笨默默的看了一眼彷彿皇帝出巡的維安陣仗，然後又默默的把眼光轉了回去，決定不去吐槽。

畢竟在消失三人的情況之下，會害怕其他人也不見了是人之常情。

「九曜! 看那邊!」走在右側的笨突然伸手拉住還想前進的九曜，然後比著前方不遠處的墓碑中，有個身穿白色洋裝，金色捲髮的女孩正在哭泣，身旁還跟著一隻詛咒娃娃。

「是人嗎...?」衛盯著哭泣沒注意到他們的女孩，有點疑惑。
女孩子身邊好像有層忽隱忽現的白色磷光，因為有點距離所以衛也不曉得是否是自己把月光之類的看錯；不過凌晨之時怎麼會有小女孩一個人坐在一堆墓碑中間掉眼淚?

「上去問問看吧! 或許是扭傷腳... ..」

『**大哥哥們在找人嗎?**』

原本想上去搭話的兩人被突然在背後響起的話語給嚇個正著，轉頭一看，是個跟小女孩年紀差不多，留著金色短髮的小男孩，一隻夢妖魔正在他身邊安靜的漂浮著。

「你是... ..」伸出手，九曜有點警戒的想去拍拍小男孩，不料對方像是看穿他的心思一樣，輕巧的往旁一站閃開。

「**進去洋館內的人，都沒有回來。**」

面無表情盯著他們看的小男孩突然露出了害怕的神色，然後在眾人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轉身朝著洋館就跑。

(小心...像那個女孩一樣...那個你們喚做『菲比』的孩子...)

夢妖魔跟在男孩身邊頭也不回的向洋館飄去，然後在快要離開視線時，回頭對他們露出了詭異的笑容，一陣帶著笑聲的警告就這樣出現在三人腦海裡。

「!? 菲比? 難到她也來嗎?」

「喂! 看這!」九曜著急的把陷入混亂的笨扯到他身邊，然後指著剛剛女孩所在的方像：「她不見了!」

「... ..先走了?」底氣不足的提出看法，不過笨自己也曉得，如果要從那裡離開，一定得經過她們現在所站的地方，這是唯一的出入口。

「不管了...先去找小燁他們吧!還有那小子剛說菲比怎麼了?她也來這了嗎?」衡量了一下現今的情況，九曜很乾脆的把女孩的事情拋諸腦後，擔心起下落不明的三人，還有那個奇怪的小男孩。

「難不成他們都跑進洋館了嗎?」

「可是剛剛門還鎖著...?」

「現在發生什麼事情都無法用常識解釋了.....反正先去看看就知道了。」打斷笨的自言自語，九曜很強硬的作下決定。

他有很不好的預感，希望落單的那三人不要出事才好。

(地點：洋館 一樓大廳 / 時間：00:42)

「我們就這樣進來好嗎?」骸燁看著頭也不回就推門走進洋館的佰以及跟在後頭的衛，有點無奈。

在發現人不見了之後，他原本是想在庭院附近找找的，畢竟那麼短的時間內應該不可能跑出去太遠的距離才是；加上那個時後自己明明確認過了，大門的鎖依舊死死地闔上了... ..。

「不進來待在外面也沒用。」因為燈光不知道被誰開了起來，所以佰收起了差點摔壞的手電筒，然後觀察起了他們所在的地方。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歐式風格的宴會長餐桌，鑲著金邊的桌面上鋪著繡上玫瑰花紋的素白桌巾，上方著擺放著異常豐盛的佳餚。

為了配合氣氛，在餐桌正中央還放著幾瓶不知道年份的紅酒與高腳玻璃杯，與一旁的燭台和小花瓶合襯著；不過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玻璃杯的數量總共有6支。

「這是為了配合我們嗎?不過這樣也多了一個不是... ..?」跟著四處調查的骸燁目光先是掃過了四周牆面上的名家壁畫，不知道是錯覺還是，那些以人物為主的畫像感覺都罩著一層灰黑色的氣息，尤其是他總會不自覺得感到一群緊迫盯人的視線在注視著兩人。

頭上懸掛著的高級水晶吊燈散發著偏昏暗的黃色光芒，轉向餐桌的骸燁看著桌上的玻璃杯，陷入沉思。

「看來有人來迎接我們了。」順著佰的視線看去，在一旁通往二樓的樓梯正上方，有隻酷豹悄無聲息地站在那裡，正用一種不懷好意的目光望著他們。

酷豹靜靜地打量了闖進來的兩人幾眼，然後轉身就往二樓深處逃跑。

「站住！」單手撐在餐桌上一個側翻，佰指示著紅心去阻擋想逃跑的紫色身影，然後自己也緊追在後頭而去。

「我去幫忙。」原本在察看房間的衛聽到動靜，也迅速地朝樓梯上方跑去，一眨眼便已不見蹤影。

「等... ..」想阻止的話還哽在喉頭間，骸燁才剛伸出手，就被身後大門突然『磅』一聲關上的聲響嚇出一身冷汗。

四周巡視一下就是沒見到任何人影，呼喊也沒有得到任何回應。這種怎麼看怎麼怪的情況讓他有著很不好的預感，尤其是現在還跟佰走散了... ..。

「... ..關起來了嗎？」走到刻工華麗的大門前，不意外地發現門被死死的鎖住了，還無法從內部打開。

(恐怖遊戲的定番嗎... ..)

雖然很想這樣吐槽，但是親身遇到了才知道不是笑一笑就能帶過的情況。

「希芙、梅利、皮諾丘、提拉米蘇，出來吧。」從腰包裡摸出四顆寶貝球，把自家夥伴喚了出來：白光散去後，出現了哈克龍、電龍、皮卡丘與沙漠蜻蜓的身影。

「麻煩你們去追一下佰，雖然他應該沒問題但還是怕萬一。」把伸手討抱的皮卡丘捉起來蹭蹭臉頰，然後輕輕放在哈克龍身上。

「希芙跟皮諾丘你們自己小心點，有問題記得快點回來，我會跟大家在這仔細搜索一樓。」

哈克龍輕輕點了下頭，然後載著皮卡丘迅速地往2樓的深處遠去。

翻身坐上沙漠蜻蜓的背上，然後要電龍好好捉著自己的衣角，骸燁決定在一樓四處看看有沒有遺漏的蛛絲馬跡。

才正要出發，卻又有兩道白光在身邊閃了開，光芒一過，骸燁發現是自家的另外兩個夥伴，叉字蝠黑鶴與人造細胞卵的椰果。

「怎麼了嗎？」有點疑惑的看著自動出現的兩個孩子，然後發現他們自顧自地在餐廳四周晃來晃去，好似在找尋什麼東西的樣子。

「吶~」好像發現了什麼，椰果轉過頭來對著他們招招手，發出了喊聲。

「？」跟著大夥靠近一看，發現是一張掉落的照片，剛好在落在落地窗邊的長簾下，所以不容易被察覺；骸燁伸手把相片接過來一看，呼吸頓時一滯。

畫面上是一個很有朝氣的女孩子，面向自家夥伴開心笑著的模样，從方向看來似乎是一張偷偷拍下的照片，但令骸燁感到一陣暈眩的是，上頭的女子居然是自己認識的人。

「菲比... ..為什麼她的照片會在這裡？」仔細的看著相片，再三確認後發現的確是自己熟識的那個人，但很奇怪的是畫面上人物的臉都被利刃劃的面目全非，整張紙還沾滿了奇怪的紅褐色污漬。

「... ..求、女、... .. 救？救救我？」翻過照片，發現背面不知用什麼寫下了一堆歪歪斜斜的字體，而且只有幾個大字。

正要思考之際，一旁的梅利突然很用力的搶走骸燁手上的相片然後把他丟了出去，在大家的驚呼聲中，相片突然莫名其妙的迸出火花，然後在眾人眼前燒成灰燼。

「被發現了嗎？那大哥哥你也留下來吧？」

女孩子的聲音菩然在耳畔響起，在伙伴的驚叫聲中，骸燁發現有個金色捲髮的女孩子不知何時開始就靜靜地趴在自己的右肩上，臉上兩個深黑色窟窿般的空洞就這樣詭異的盯著他。

「永遠、留下吧？」

此時大廳所有燈火瞬間熄滅，大量的燈火幽靈和鬼斯通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然後骸燁只記得在光線消失之前的最後一個畫面，是女孩舉起手上的餐刀，往自己右眼落下的瞬間。

追趕著酷豹衝上了二樓，卻已經失去了酷豹的身影。不僅這樣，本該走在自己前面的佰哥也不知所跡。

「.....」衛開始覺得，這次的邀請，並沒大家想像中這麼的簡單，「小波，注意環境。」放出小波讓他注意著身邊的情況，決定在二樓探索一下。

打開二樓的第一扇門，裡面塞滿了大大小小的蠟像。每個的做工都相當精緻，衛有一瞬間以為，在房裡站著的，其實都是一個個的真人。

房間被擺設得像是宴會廳一樣，基本佈局感覺跟一樓的樣子差不多。

他默默地退回走廊上，把門關上後移動到旁邊的第二扇門，輕輕推開後踏入房間。

第二間房似乎是小孩子的房間。雜亂的房間裡有著殘破的木頭碎屑，勉強能看出那原本應該是兩張單人床、小書櫃、木桌子等等小孩子用的傢具。地面混亂地散落著大量的玩具，幾乎佔滿了整個地面。

「小心腳下。」跟小波提醒一聲，衛自己也慢慢向房間中心走去。

翻了一下原本應是書桌位置的殘骸，他找到了一本日記本——相對於房間內其他東西的殘舊，它可是說是保存得很不錯。

「對不起了。」由於情況過於不對勁，衛輕聲向日記的主人道歉後，翻開了日記。雜亂的字跡印在淨白色的頁面上，日記的主人應該是個男孩子吧……他反射性地判斷著，雖然並不必要。

X月0日 陰

今天爸媽又沒空了，只剩下我和姐姐。家裡其他人都好無聊。

0月X日 雨

無聊，下雨，不能外出。只好跟姐姐去看書。

一直翻下去，也只看到上面寫著很無聊，除了姐姐之外沒人陪伴之類的話。直到最後幾頁，出現了不一樣的內容。

00月XX日 晴

今天跟姐姐到蠟像館去玩了。回家後我一直在想，如果在家裡放爸媽的蠟像，那就不會這麼寂寞了吧？

XX月00日 陰

今天家裡將要舉辦宴會，會有很多人來。爸爸媽媽也會在家裡。家裡會變得熱鬧起來吧，這樣我和姐姐就不會寂寞了。

『如果大家都能一直、一直留在這裡，每天都開宴會，跟我和姐姐一起玩就好了。』

『一直、一直……』

到最後，本來以黑色墨水書寫的字體，不知道甚麼時候，變成了詭異的暗紅色，筆跡也變得凌亂。

還沒來得及對這詭譎地日記作出什麼反應，就隱隱聽見樓下傳來了打鬥的聲音。

「下面發生了甚麼……？」把日記本隨手放下，衛和小波向門口走去。

踏出門口，衛發現自己已非身處在原本的走廊上。眼前的走廊地板破破爛爛的，恐怕一踏上去就會掉到樓下。

「到底……」他轉過身，發現背後只剩下一片牆，原本的門已經消失了。

打鬥的聲音越發響亮，二樓的地面也震動了起來。

「先、下去吧。」避開地上的洞，衛一直向前走。

「波！」走在前面的小波向著前方叫了一聲，像是威嚇著似地，「小波？」疑惑地踏前，衛注意到前面有一隻酷豹慢走著，看起來顯得非常困惑的樣子。

小波猛然跳上前，用力對著酷豹的額頭啄了下去。

「小波，停。他看起來沒有惡意。」比起眼前的酷豹，下面的情況更讓衛在意。被啄了一下的酷豹似乎清醒了許多，正在四處張望著。

「要一起走嗎？」看著迷惘的酷豹，衛覺得把他帶離跟危樓沒兩樣的二樓好像比較安全。

【佰部分】

追著酷豹往洋館深處探索的時候，被帶進了不斷迴圈的無限迴廊。原本想看看最後會通往哪裡而跟著酷豹到處走，中途卻遇到了正在尋找自己的骸燁的神奇寶貝。

似乎迷失在走廊中的哈克龍與皮卡丘看見自己向他們走去，連忙湊了過來。

「來找我的啊？」佰拍了拍似乎有點受到驚嚇的皮卡丘頭頂：「馬上就要回去了。」

「那麼……」在前頭走著的酷豹似乎並不在意後方的動靜，只是慢悠悠地停下腳步，似乎在等著更多的受害者落入陷阱，佰看轉頭看了看他，抓抓脖子，遲疑了一陣後將自己的夥伴花岩怪喚出：「他太麻煩了，讓他迷路一下吧，專業嚮導什麼的，還是該多練習走不熟的路。」

還在困惑著佰所言為何的酷豹，下一秒立刻被一陣光芒包裹住，那是花岩怪使用幻象術而發出的詭異光線。

「OK，走吧，回去找骸燁囉！」拍拍手，佰笑得一臉豁然開朗的說著，而他身後的酷豹已經不知道被藏到哪裡去了。

「畢茲、紅心，去把路開一開。」

將方才自己呼喚的兩個夥伴從寶貝球中放出，快速地下了命令，他指向左方什麼也沒有的高牆，喊到：「向偽裝成牆壁的那幾隻使出催眠術！」

笑著衝上去的耿鬼手一伸，重重地壓住了兩個黑影，仔細一看，是兩隻鬼斯通被她釘在牆上動彈不得，耿鬼畢茲的紅色雙眼亮出詭異的光，看著她的兩隻鬼斯通眼裡倒映著光芒，然後漸漸軟了下來，雙爪一放，便掉落在地上不醒人事。

「好，回去囉？」放著勾魂眼與耿鬼向前奔跑開路的佰，向身後骸燁的神奇寶貝們笑著比了個OK的手勢。

=====

一路上順暢得很，經過一小段路後，竟然已回到了出發的入口大廳，不同的是所有的燈光竟全數熄滅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群的燈火幽靈與鬼斯通，而在中間的是一——

噹啷，反應快一步的勾魂眼已自行衝上去，女孩手中的餐刀被一爪擊落。

「這樣不行喔，不管是哪個地方的禮儀，餐刀都是用在餐桌上的，對吧？」眯起眼，面前的這個小女孩似乎因為紅心的突然攻擊而受到了驚嚇，往後縮了縮：「人家只是……」

「只是？」佰等著眼前的女孩開口，為了落實女權主義，他放輕了音量，溫柔地問。

「希望你們留下來陪我們而已。」

——而這個，並不是女孩的聲音。

突然掀起的豪華餐桌下，手持著另一把餐刀的男孩朝佰衝來，這次，毫不猶豫的給了他一拳。

看著被打飛在地上滾滾的小孩，佰隱約覺得自己下手過重了：「呃——這樣也要我留下來陪你們嗎？」

似乎、把人給惹哭了。小男孩哭著從地上爬起，邊哭邊奔跑著大喊：「等你們都不會動、鳴、了之後、就、就會留下來了！」

「等、等等？」看著消失在走廊黑暗中的小男孩，似乎感覺自己做了壞事。

女孩看著小男孩奔逃離開的方向，慌慌張張地向身後的幽靈系神奇寶貝們下令：「燈火幽靈、鬼斯通，不要讓他們過來……也不可以讓他們出去！」

說完，她也跟著逃進了黑暗之中。

「怎麼這樣……」自己真的不是故意的。看著一擁而上的鬼斯通與燈火幽靈們，佰歪頭露出了困擾的表情。

一隻、兩隻……現場的鬼斯通與燈火幽靈加起來大概有10隻以上，該慶幸笨沒有跟進來，不然應該不用幾秒就嚇到失去戰鬥力了吧。

追也沒有用，佰吁口氣無奈地轉過身看向背後，骸燁愣愣的看著前方，似乎有點恍神：「還好嗎？」他試著將手舉在骸燁面前揮動。

骸燁點了點頭，似乎還沒回神過來，嘆口氣，佰從包包裡取出一個小罐，往空中灑了灑，驅逐掉靠向兩人的幽靈系神奇寶貝，隨後又在小罐內將布條浸濕後塞給骸燁。「咦？」接過布條後骸燁突然回神，愣愣地看了看手中的布又看看佰：「佰？你什麼時候……」

「剛剛太暗了你沒看到吧？」隨口胡謔了點東西，佰轉身威嚇其餘的幽靈系神奇寶貝。罐子裡裝的是幽靈系神奇寶貝會討厭的味道，因為自己也很不喜歡這個味道，所以沒事是不想拿出來的。

香精的氣味薰得很想扔掉但還是不得不拿在手中，向後退了退打算開門出去，卻發現門怎麼樣也打不開。「唉呀……？」

「骸燁你把門鎖了嗎？」

「沒有……」被問到的人搖頭，並指著一片黑暗的大門，「好像有什麼字寫在上面。如果想離開這裡，請試著熄滅所有的光。……光是指這些燈火幽靈嗎？」

「唉呀，原來有這樣的字啊？戴著墨鏡什麼都看不到呢……喔、看到了。」聽到骸燁的話，佰這才把鼻梁上的綠色墨鏡拿下：「不遵守遊戲規則就出不去了呢。」

那兩個孩子不是什麼正常的人類，自己不可能會看錯的，所以這些印在門上的字也是有它的效果在，不照著做的話不論如何都是出不去的，除非從外界……

「打擾了……」門的方向傳來好友細小的問候，門緩緩打開了。

「喔阿策——」這不是來得正好嗎？只要把門這樣開著——

才正想湊上前想警告策絕對不可以關門，門就被後進的九曜用力打開了，被門一擊敲倒在地，手中的水罐也因此打翻。

管不了這麼多了，一面爬起來，佰著急的想大喊。

「不要關門！」才正出聲阻止，偌大的門扉就在九曜與策的身後重重關上了。

「……不是叫你不要關上的嗎——」理智線跟著關上的門一起被夾斷的佰，想也不想就衝上去抓住不注意聽他說完話的策猛搖。

說完，佰生氣地將自己鼻梁上的墨鏡摘下，戴在策的臉上：「算了，既然都進來了……給我戴好，不准拿下來，不准尖叫，不准問我有什麼東西在附近。」

要是讓極度怕幽靈的策看見滿屋子的幽靈還得了，雖然不想管他但是現在的情況已經夠亂了，要是再加一個不受控制的策，自己可管不了這麼多。

還沒搞清楚情況的策只感覺到眼前突然變成一片極深的墨綠色，稍微亮點的綠色似乎是有什麼東西在發著光，但無法看清。

「這到底是……」

「不是說不要問了嗎？」不怎麼高興的給了他一個白眼——差點忘記策看不見了，佰拍拍他的肩膀，如此說：「總而言之朝亮的地方攻擊，不知道要做什麼的話就滾到旁邊去，瞭解？」

「不、我完全不瞭解……」

「小心後面！」

似乎有什麼東西撞到硬物的聲音，還有陶瓷破碎的聲音。笨看不到的外界，燈火幽靈正與他的阿勃梭魯撞成一團在不遠處纏鬥著。

「小、小衛呢？」看不到外界情況的笨四處慌亂地張望著，自己進來就是為了確認衛的安危，不然這樣的地方怎麼可能會想進來——

「安啦，好好的在那裡。」

其實這麼暗佰也看不清楚，但不說些什麼的話又要被煩，現在最重要的是解決掉眼前的大批幽靈們。

不過，好久沒有看見這麼多幽靈了，好想也開個像這差不多的派對。

啊，說不定開派對的就是跟自己有相同想法的傢伙呢，真想會會他們啊，在嘆息墓園附近有棟這麼豪華的房子，剛剛跟著酷豹走的時候發現房間也挺多的，不知道有沒有套房出租。

佰就這樣一面拉著笨閃躲攻擊，一面想著這些不切實際的事情。「啊，那邊有一隻倒下了，我去貼個東西，你站著不要亂動。」

完全不知道佰在講什麼的笨只覺得一陣毛骨悚然，完全不打算探究他貼的是什麼，也不想管他是貼在什麼上面。

噠噠噠噠，聽見了什麼東西下樓的聲音，下意識地抬頭往上望去，正巧看到為走下來，身後還跟著一隻走起路來一顫一顫的酷豹。

「喔，回來了嗎？」因為夥伴們不把他的指示當做指示去戰鬥已經是常態了，基本上只是在旁邊躲著不讓旁邊的笨被波及到的閒人佰揮手向為打了個招呼。

「嗯。」衛點了點頭，簡短地回應一聲，隨後也放出自己的夥伴加入混戰。

「後面那隻是？」佰看了看那隻正在瑟縮著對他咆哮的酷豹。似乎是剛剛那隻呢。

「看他迷路，就帶回來了。」依舊是簡短的回答，不過，正在指揮著戰鬥的為一位身常的看了咆哮的酷豹，又看向佰，似乎瞭解了什麼。

因為人數的增多，幫手的神奇寶貝也因此而大增，漸漸地，襲擊眾人的燈火幽靈與鬼斯通們失去戰鬥能力的個體數也多了起來，邊戰鬥著，佰同時也四處觀察著是不是有什麼怪異的、

類似訓練家的人在指揮著。

沒有。幽靈神奇寶貝們、似乎是自己行動的。週遭也沒有什麼可疑的事情發生，除了……

「救……救我……」那邊那個飄在空中的黃色小光球。

困擾地盯著它瞧，其他人似乎沒有看見它在那裏，看起來也不像是神奇寶貝，所以說，應該是"那個"吧？該不該去貼點什麼呢？但是這個聲音好像在哪裡聽過……

繞過打鬥中的神奇寶貝們，還有不滿佰根本沒幫到忙而攻擊的自家神奇寶貝，湊進了那個小光球。

「快點……救……救……」光球發出了微弱的聲音。

看樣子會說話呢。托著下巴，佰仔細研究了一下光球。

戳戳看，類似果凍觸感的光球扭了扭，發出不滿的抗議聲：「不要戳——」

能夠溝通的樣子，佰不管光球的抗議，再次試著戳了戳：「你是？」

「被、被看見了嗎？你看得見我嗎？」光球發出的音量變大了。

真的好像在這裡聽過呢，「當然看過，是說你的聲音好耳熟啊，是我認識的人嗎？是二条家的奶奶還是李家的大姐姐呢？」

「不是！那些都是誰啊？」光球的聲音聽起來很困擾：「是菲比啦！」

「喔是菲比……欸欸欸欸欸？！」

「我一醒來就變成這個模樣了，佰，現在該怎麼辦？」光球、應該說是菲比的聲音聽起來十分困擾。

這樣的狀況即使是佰也愣得往後退一步：「等等、所以我剛剛是戳到哪裡？」但是在意的點好像不太……「……」看菲比似乎不想理會自己，佰趕緊轉了個正經點的話題：「這應該是靈魂分離了，你現在人在？」

「應該還在外面吧？」她回應著，不過不算是很確定。

「啊……那不太妙，如果持續遠離太久的話就回不去了。」佰的臉上露出了不安的表情，「太麻煩，畢茲、穆斯卡、夢妖魔，把這棟玩意炸了。」時間已經不能再拖了，放棄尋找指使

者的佰，對夥伴如此下指示道，接著，整個洋館的大廳開始從四面八方響起了各式各樣的爆炸音效。

燈火幽靈與鬼斯通們此時已過半失去戰鬥能力，完全無法阻止他的動作。

「快點住手——」被轟隆作響的爆炸聲填滿的洋館走廊，小孩焦急的尖聲大吼打斷了佰指揮著耿鬼四處轟炸惡波動的動作。

「喔出來了。」果然還是這樣最快，如果是地縛靈什麼的就更快了，畢竟房子被拆了本體也會煙消雲散，後面就沒這麼多麻煩了，讚。

【策部份】

「終於出來了！」從洋館裡出來後，九曜再也撐不下去，倒在地上。「咦？已經是早上了？」在昏暗的洋館裡待了這麼久，大家都紛紛抬起手擋著變得異常刺眼的陽光，除了還戴著墨鏡的策。「佰你的墨鏡到底有多擋光啊我完全沒感到有光，你平時也是這樣走路的嗎？」

「還來。」把墨鏡拿回來架回鼻樑上，佰鬆了一口氣。「果然還是不太喜歡陽光呢...不對還不是放鬆的時候！」看到菲比光球在陽光下開始變得淡薄，佰想起了還要把菲比救回來。

把菲比光球抱到手上，在包裡找出餅乾罐把光球放進去...當然在其他人眼中佰是在對空氣做著古怪的事情。「佰哥？」看到佰開始尋找著甚麼的樣子，衛忍不住發問。

「你們沒看到菲...呀對你們沒看到。」停下張望的動作，佰馬上說明。「總之現在的情況是，菲比的身體和靈魂分開了，再不把靈魂放回去菲比可能就會這樣消失掉了。」比一比手上的餅乾罐，佰指向洋館旁的地方。「那個頑皮的小朋友剛剛跟我說過，菲比的身體被藏了附近，大家快去把身體找回來，再晚一點我也不能保證一定沒問題了。」

雖然佰平時不怎正經，但大家都明白，他並不會在這種事上胡說，就算這聽起來有多不可思議。「但是，這裡地方可不小，該去哪裡找！」所有人都把神寶放出來，希望多一雙眼睛就多一份機會找到。

「可以試試找一下墓園裡。」想起剛到這裡的時候的事，九曜提出了意見。「我們在那裡有遇到兩個詭異的小孩。」

「我和小衛在洋館附近再找找吧，佰你跟骸燁和九曜去墓園那邊吧，機會比較大。」

「好，我們走吧。」抱著餅乾罐，佰一馬當先向墓園衝去，骸燁和九曜兩兄弟跟在後面。而策和衛也跟自己的神寶在洋館附近探索起來。

———
「佰，找到了，這邊！」跟著聲音走，佰看到兩兄弟，他們身邊還有菲比的身體，被好好的安放在菲麗的餐椅上...雖然墓園裡有這種東西在非常詭異但總比發現到菲比的身體被埋起來或者.....

「撐著喔馬上就把你放回去。」佰打開餅乾罐，把罐口對準菲比的口灌下去。

「這樣、沒問題嗎？」因為看不到光球，兩兄弟只看到佰把餅乾倒進菲比的口的模樣。

「呼...趕上了。」看著光球慢慢被身體吸進去，佰抹一把汗。沒過幾秒，菲比就慢慢張開了眼睛。「得救、了？」

「再晚一點菲比你可能就要住在餅乾罐裡了。」佰笑著說，向菲比伸出手。「歡迎回來。」

———
「在我來之前的人，你們有放走了吧？」佰坐在舒適的椅子上，向眼前的兩個小孩問。『...』小男孩用力的點頭，一副深怕佰再打他的樣子。「別這麼怕我當時也不是故意的。」露出苦惱的表情，佰在包裡翻出一本日記。「我的朋友上次不小心拿走了，現在還給你。」

「不過呢，再寂寞也不能這麼調皮，把別人的靈魂收進蠟像裡的，記住了嗎？」站起來，佰繼續向兩個小孩子說。「如果真的很無聊的話...也許我可以偶爾來找你們玩？」

聽後來羅莎鎮的居民憶述，那一天，那洋館裡，好像傳來了小孩子驚慌的大叫聲.....

=====
獎勵分配

NO.745骸燁—酷豹、NO.207九曜—烏鴉頭頭、菲比—夢妖魔、NO.154佰—鬼斯通、NO.017笨—詛咒娃娃、NO.016衛—燈火幽靈